

Column

B7

■大英小语

中国风险投资蹒跚学步十年



◎李俊辰(jonsson.li@gmail.com)

欧金伦敦投资有限公司特约经济学家和金融投融资管理顾问
现居伦敦

目前全球性的“高科技泡沫”已得到抑制，作为一枝独秀的中国经济，其风险投资和非公开权益资本事业必将在今后10年至20年内得到长足发展。风险投资带给中国经济的推力与创业激情已经进入了“大跃进”时期，2008年，中国有望取代英国而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风险投资引进国。

按照目前世界各国的发展和趋势分析，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简称VC，也称“创业板”）是属于非公开权益资本的范畴。从总体上看，非公开权益资本（Private Equity，简称PE，也翻译为“私募股权”、“私募资本”、“私人股本”、“私募基金”、“直接投资”等）是活跃在金融市场的一支强劲的投融资金融力量。笔者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谈过这样的观点，目前全球性的“高科技泡沫”已得到抑制，作为一枝独秀的中国经济，其风险投资和非公开权益资本事业必将在今后10年至20年内得到长足发展。

中国开始风险投资的实践和研究已经步入了第二十五个年头。1983年5月4日，中国科学院在中关村地区与海淀区合作，创办了中科院在中关村的首家公司“中国科学院北京海淀区新技术联合开发中心”。1984年，国家科委（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更名为科技部）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组织了“新的技术革命与中国的对策”的研究，提出了建立风险投资机制促进高新技术发展的建议。其中，可以明显看出风险投资制度引入的目的就在于促进高技术的发展。

■引玉集

价格战之痛 价值战之梦



◎蔡立

深远顾问机构管理咨询顾问

在媒体近日关于格兰仕报道中，我发现了个有趣现象——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先生一如既往地反对价格战，甚至于文字间透露出一种深恶痛绝的情绪；经济学前辈茅于轼老先生则认为只是与企业利润有关，价格战与价值战不过是假命题。

两者观点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项兵先生是在对国内企业作全景式扫描后的沉痛反思，而茅老先生则仅仅是经济的线性逻辑出发，价值终究是面向消费者创造的，包括功能型价值，而不仅仅是附加值。格兰仕在打响价格战的同时，无疑也让国内的消费者提前10年用上了微波炉这一“奢侈品”。

“有趣”现象的背后，是面对国内外日益复杂和呈现出非线性特征的市场环境，企业的艰难选择。毕竟，采取什么方法追逐利润，是杀鸡取卵、鸵鸟政策，还是建立长青基业、百年老店，走品牌化道路，个中大有区别和讲究。

仍以格兰仕为例。格兰仕的成功与失败均源于专一：成功源自于走专业化路线，集中精力发展微波炉；失败也是因为“一根筋”，总成本领先战略至上，将价格战血拼到底，久而久之，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和经验主义路线。

价格战始终相伴着我国不长的市场经济发展历程。由于中国市场整体上的重营销技术而忽视品牌建设的倾向，较多行业边际利润率大多高开低走，在行业价值被摧毁的同时，“格兰仕们”的竞争日益乏力，消费者也无法享受到技术、品牌等诸多方面的附加价值。

所幸的是，这种局面正在被一定程度地改写。除了品牌驱动力较强的化妆品、白酒业外，我们看到，同属家电大范畴的厨卫，并没有步其“先辈们”的后尘。华帝、方太等国内品牌，正在与西门子等国外高端品牌展开激烈争锋，从产品研发、设计到品牌建设，甚至悄悄地以体验式终端大面积替代原先的仓库式终端，我们欣喜地看到，虽然促销季节的价格战也时有发生，但国内厨卫的附加价、价格被不断拉高。这说明，无论是对于消费者，还是对于企业，唯有价值才应成为真正的目标诉求。

然而，“改写”毕竟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不容忽视的是，当下国内仍有大量的企业置身于价格战的滔天火海中。对此，当科学管理水平不足

不过，此后十五年，风险投资发展缓慢。当然，其中不乏金融市场不完善的缺憾。直到1998年3月，民建中央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提出《关于尽快发展中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几点意见》（即“一号”提案），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影响，其内容包括应该制定《风险投资法》。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召开提案协商会，邀请国家科委、国家经贸委、财政部、人民银行、证监会参加，协调会提议由国家科委牵头办理该提案。这样，风险投资作为新兴投融资制度被系统提出和广泛推动，风险投资由此在神州大地如火如荼地以强大的“威力”燎原，而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也被赞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因此可以说，2008年是风险投资在中国真正起步后的第十年。

但是，即便是在2008年的今天，也只能说风险投资和非公开权益资本在中国仍是个蹒跚学步的孩童，需要在探索中成长。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发展中国家里，实践风险投资这样一种先进的投资理念和方式并不简单。在相继出台了相关的风险投资管理

办法之后，目前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完善多层次、立体性、多规格的资本市场以及按照相关步骤出台风险投资基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条文。同时，各界还应该在结合中国实际国情的前提下，借助发达国家发展风险投资的经验和教训，了解其特点和发展规律，从战略、制度和实务等各方面探索中国风险投资之路。

风险投资在中国十年历程，不管现在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毫无疑问，其给中国经济的推力与创业的激情已经进入了“大跃进”时期，2008年，中国有望取代英国而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风险投资引进国。

回首十多年前，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重建后的中国证券市场才刚刚启动，基金市场更是才露萌芽，更别说风险投资和非公开权益资本了。直至1997年，国内还有许多人甚至认为风险投资是教唆非法融资。而有的学者则认为风险投资范围太窄也过于专业，没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在1998年之前，IDG国际数据集团、华登国际和汉鼎亚太等中国风险投资界的先行者在没有良好机制的配合下，采取了风险投资界几乎不可能采用的方式——成立合资公司。不难想象，这样的投资方式下的产物注定是失败的。从1992年到1995年，许多的此类合资公司都倒闭了。从另一方面说，1998年前的中国还没有完全具备高科技投资的条件，不少基金在与政府合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时的感觉就是“凭着感觉走”。

再稍稍过一段时间，互联网神奇的火种在美国硅谷点燃，并迅速而疯狂地蔓延到中国。1998年民建中央的《一号提案》更随着为互联网融资的疯狂将风险

投资的理念撒遍神州大地。这时的风险投资界似乎随着互联网的融资火爆在一片漆黑的森林中看到了一丝火种、一缕亮光。当时风险投资界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一个花盘从楼上掉下来，90%的几率砸到了是为了互联网的IDEA而去融资或投资的经理人。中国的风险投资圈子也随着世界的潮流陷入了相对的集体的非理性状态。其间，要求中国开设二板市场的呼声也达到了第一个高潮。

从冻土期到第一个发芽的春天，似乎春光无限。不过，好时光似乎总是转瞬即逝。

1999年下半年，中国证监会正式提出在深、沪交易所专门设立高新技术企业板块。在美妙前景的诱惑下，一时间“群雄逐鹿”，除了深沪两交易所外，包括北京在内的多个城市也迅速展开了围绕创业板市场地点的激烈竞争。2000年8月，深交所公布创业板的相关规则，标志深圳在这场角逐中最终胜出。然而，就在深交所所满怀憧憬，业界乐观地以为创业板即将推出之际，作为榜样的纳斯达克股市却一跌到谷底，其东京市场也被迫撤销。狂躁而来的纳斯达克崩盘让还沉浸在狂欢中的国际风投界集体跌入冰冻期。许多世界级的风险投资公司纷纷退出中国市场，或要求所投公司改变商业模式或削减开支。

而就在网络高科技泡沫破灭致使境外创业板元气大伤的同时，中国的主板市场又接连查处了中科创业、亿安科技、东方电子、银广夏等系列大案要案，主板市场不规范，二板上市更加危险，为此，中央决策层为防范金融风险，将创业板暂时搁置案头，这一搁就是近4年的时间。（上）

■心雨

让诚信渗透到每个员工的血液中

——波特兰小街的实验（一）



◎张赐琪

社会学研究者，上海“东方讲坛”讲师

《中国人的气质》是100多年前旅居中国的美国人阿瑟·史密斯（Arthur Henderson Smith）描述中国人德行的惊世之作，曾被译成法、德、日等国文字，在国际上广为流传。鲁迅先生在临终前十四天发表的《立此存照（三）》中说道：“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当年史密斯在书中说：中国人最缺少的是“诚”和“爱”的品性，由此造成人格和心灵的不健全。直到今天我们仍无法否认，史密斯所指的种种毛病国人并没有得到根治，有些甚至愈发严重了……如何打造具有“诚信”和“爱心”品性的公民，成为当下社会和企业不容推卸的责任。

政策的不确定性，在与政府博弈的制度创新上受限，两者殊途而同归，迫使国内企业不得不倾向于机会主义路线。因而在国内企业的市场竞争中，走短线、价格战成了常规武器，而价值战、战略性创新、制度性设计，对于国内企业来说倒成了总与现实有相当距离的梦想，虽然这个梦想正在离格兰仕这样的企业越来越近。

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企业的归企业吧！

这家企业就是德胜公司，它那本发

■买房者说

危乎哉，满城尽见豪宅

◎章剑锋
厦门大学不动产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房地产事务专栏作家

黄浦江边那声名远扬的“豪宅”事端尚未见解决结论，西湖畔又冒出同一物事。比之前者，后者似乎更加无所不用其极，一开口要价就是每平米12万元。银子白花花如流水，仿佛全然无斤两。

巧于钻营而不具多少正直品行的开发商们，总是将其过人财智和用心倾注到投机性工程的营造上，行政命令对此往往又疲于周旋，累得够呛。犹记两年前，国土资源部颁布一纸命令，宣布停止别墅用地供给，要把不该用于为少数人服务的土地资源拿回来，投入到更为有利于多数人的用途上去的雄心壮志可昭日月，可是如今，总也难去功败垂成的隐忧。

君不见，“豪宅”依然牛气冲天，从北京到上海再到浙江，先是卖5万，后是7万，再后来分别是11万和12万。这样相互竞逐，似乎并不能体现中国人了不起的创造智慧和觉悟。行政命令可以暂时打碎富人们的别墅梦，却不能有效阻止开发商的狂热，越来越多世纪式的经典住宅推陈出新，使人恍入梦境；我们难道是要建设一个富人的豪宅乐园吗？

如若不是，我们应该怎么处置这些问题？在政府一系列调控举措下，那些豪华宅邸等不来多少刻意张扬的富有买家，宁可守着冷清门户也不愿纡尊降贵向“下等人”开放，哪怕是做一点姿态的意愿都没有。政府是否有必要就此再颁一道紧急命令，对这种恶劣行径予以申斥，并勒令他们即刻改正？

建设豪宅和购买豪宅一样，本身并不能使人显得更加富有和理智，同样也不代表整体国民的财富水平、境况以及地位的提升。恰恰相反，就像当很多人在衣食无着嗷嗷待哺之时而少数人却可以“朱门酒肉臭”一样，当大多数人对于一套完整住房满怀期待的时候，少数人却可以守在他们那过于庞大而显得空落落的宅邸里面奢侈地消耗无趣的生命和时光，不啻某种不言自明的嘲讽。

这些豪宅大都被建在寸土寸金的地段，这也表明了一种残酷的生存逻辑和主张，似乎富人们的富有地位理所当然就可以在这些寸土寸金的土地上，通过金钱购买来确立。这是一种如此堂皇的宣示：有钱就有中心，没钱一切免谈。哪怕城市的每一部分理论上来讲都是公共空间，再中心和值钱的地段也理应属于公共，人人有份并可以分享，但是在建设豪宅的狂热和

推机的履带下面，这都成了空话。那些本该共享中心的完整权利人，在野蛮资本的拆迁和驱逐下，被勒令退出，不得不搬到边缘地带，为开发商和富人的豪宅让路。

这不能不令人困惑，为什么会允许他们将普通的安居之所建设得如此富丽堂皇而脱离现实？如果最初这一切都是有人过问的，那些密切参与并关注此事的过问之人，又为什么不加以诘疑，反将这一切都统统放过，导致今天这种令多数人堪堪的窘境出现？

一座城市，当它遍地都是跑车、大款和豪宅时，必定是危险的。此时的社会分化已然走到极致，且难以弥合。基本哲学常识昭示人们，世间事物发展的规律从来都是物极必反、兴衰交替的。我不能确定这种物极必反的状态会以何种形式演变，但是早晚或晚，它一定会在某个恰当的时候显现。

现时还不能确定，分布在不同城市里但又齐头并进互不相让的豪宅建设冲动会不会停止。看来，如果没有某些外力干预，狂热的开发商是不可能主动罢休的。我建议政府下令禁止和打击此类过分狂妄的举动。他们看去完全是在谋视来自政府的相关的社会建设主张和决定精神，不仅对之充耳不闻，而且正以实际行动对日益强烈的善意规劝表现得冷漠和不屑。

这种自负和傲慢必须受到制裁，否则整个局势将难以控制。到最后，当越来越多的豪宅雨后春笋般地以一副既成事实的面目出现，后果将无法收拾。事实上，对于“汤臣一品”这个著名项目在事发多年后一直不能及时做出明确的裁处意见，就是一个很典型但又极不正常的例子。

在豪宅事端反复上演的时候，我们必须坚守一种底线，即中国住房建设的走向不可以任由几个开发商杀伐决斗，而必须遵循大多数人的意愿办理；中国的城市、城市的中心也不应该交由开发商去泛滥开采和挖掘，费尽心机从中谋求私利财富，而必须遵循共享精神和原则，在此前提下加以有序规划与利用。

追逐豪宅并非普世价值观念。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为了建设和谐社会，豪宅不是我们向往的居住形式和生活方式。否则，那18亿亩耕地这一基本线迟早会失守。相信任何有教养和明智的富人，会考虑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

在一个隆冬的雾天，我慕名来到“天堂”里的德胜（苏州）总公司，想亲眼见证一下。

德胜公司总部位于波特兰小街，那里街道一尘不染，一幢幢造型各异的木质洋楼上悬挂着五彩的旗帜，自由而惬意的暖流扑面而来。在这里，每一位佩戴胸卡的员工都会用真诚的微笑向你点头示意，在车辆进入波特兰小街大门时工作人员那声轻柔的关照“您好！请慢点开，里面有孩子”，就令你对“德胜文化”难以忘怀。

早有耳闻，作为国内美制住宅的先驱，德胜公司所持守的商业伦理与中国整体环境存有较大的反差，但德胜公司以它独特的方式回应着诚信原则和人性化管理如何与商业追求并行不悖、它又能给企业带来怎样的发展这个时代命题。

在《德胜员工手册》中，记载着董事长吴士胜的一段话：“我就是为了追求秩序，为了使我们这个民族能够符合现代人的生存准则而追求民主、自由和法制。我绝对不能容忍我熟悉的蔑视制度，绝对不可以，百分之百不可以。”

诚信是遵守制度的前提和保障。德胜公司的企业文化，就是从致力于做一个诚信公民为发端。“做事就靠实力和诚实，能做就做，不能做就不做”，被写入《德胜员工手册》，也录入每天的工作流程之中。德胜人坚决反对假话和阴谋（权谋、谋略），“千万不要把成绩归于自己，把责任推给别人。也不要将阴谋当

作智慧。”这话除了写在守则上，在每一次德胜的会议上都会被反复强调。德胜员工在食堂用餐的费用，靠自觉投币，无人监督；木工车间有一部电话可以免费拨打长途，每个使用者都自觉控制好时间，不会超过15分钟……

德胜对员工的塑造着重于人格和修养两个方面。诚实、善良和责任感——德胜人既要求自己不断追求，也在努力向身边的人渗透这种高尚人格。媚俗、说假话、职业腐败，在德胜毫无立足之地。公司明令规定“坚决禁止向供货商索要钱财”，并向供应商发送“反腐公函”，要求“不得向我公司人员回扣现金、赠送礼物、举办宴请”。在所有商业活动中，德胜坚决不搞“公关”和商业贿赂，也绝不偷税漏税。

“我实在没有多大的本事，我只有认真工作的精神”，“说到不如做到，要做就做最好”，——这是德胜所有员工铭刻于心的公司格言。在共同价值观的引领下，德胜公司创造着世界一流的产品，其美伦美奂的木制洋楼，市场占有率在国内稳居第一。2005年，中国房地产“双金”评选中，德胜公司建造并管理的上海美林别墅获得“金房奖”。

在公司接待处温馨的咖啡屋里，我与德胜老总吴士胜先生不期而遇，他因要事在身，我们未及深谈。但波特兰小街的诚信实验，使我感受到他的人文情怀和行动意志的深刻影响力。

我期待着下一次的会面，也期待中国能有更多的德胜公司。